

宋黃凱欣 醫生



Maggie Lam

都說香港女拔盛產女中豪傑，但要做到像宋黃凱欣醫生（Joyce）那般，跟先生（宋安理 Henri）和三子女一同在最窮困的非洲國家加蓬（Gabon）和剛果（Republic of Congo）展開醫療宣教生涯：不僅先後在兩地發展眼科服務，其後更創辦目養計劃（New Sight），於剛果北部開設首間眼科中心，將診療和手術帶給平民百姓；現在更於剛果韋索（Ouesso）初步擴建綜合醫院，並在鎮內推動學童教育工作——真的不是一般的「烈女」。

住在亞洲的我們，無時無刻主動或被動地高壓內捲，各種精神痛苦壓抑。不過，比起發達城市這種不見血的戰場，落後國家的殘酷，更是赤裸無常。營養欠缺，兒童過矮體弱；醫療配套不足，成

NewSight

CENTRE DES YEUX

Tel: 06 693 7930 / 05 780 1027

Restaurer la vision pour changer la vie

ONG en partenariat avec le Ministère de la Santé



人也只能拖著各種疾病殘障的身體，苟且生活。在香港長大的Joyce，蛇蟲鼠蟻，樣樣都怕，但她卻在非洲過了近廿年多——家中被群蟻佔領過、家人沒有一塊肉沒被蚊蟲咬過、公路上被叛軍包圍過、丈夫被邪巫綁架過，自己更試過被惡疾折磨至差點沒命——種種出生入死，比電視劇更誇張，但是苦，她從來只是事後才輕描淡寫地在道出一二。

Joyce的簡歷很輝煌——頂尖學霸、頂尖獎項——香港傑出學生、Women of Hope

Award、愛心獎得主、國際優秀眼科遠見獎……而演講的地點，由皇家地理學會、TEDx、哈佛大學校友會，走到紐約福布斯慈善峰會。但是她給我最印象深刻的演講，卻是她在旺角一所半舊酒店內舉辦的第一次 New Sight 慈善晚會。晚餐開始前，我匆匆找她短聚，卻見她臉色如白紙一般。她急速跟我寒暄，解釋自己很恐懼當眾演講，所以才剛剛嘔吐完，還未回過氣來。神奇的 Joyce，心情





已經如此煎熬，居然還不忘憨憨地塞給我一包糖果禮物。晚會內，Joyce 條理分明、真誠地分享自己的異象使命，半點找不到半絲緊張軟弱——這是個多麼叫人心疼的女將軍啊！

認識 Joyce，要從差不多三十年前的一個夏天說起，當年她趁大學暑假，特地從英國飛到溫哥華去探望她的童年摯友。因緣巧合，她的「竹馬」卻被因工作抽身不暇，只好拜託我和我的好友盡地主之誼。我們三個女孩都是理科生，性格都是大咧咧的，有聊不盡的話題。猶記得當 Joyce 講述當她電腦突然「死機」讓她失去了所有的論文時，她如何把手按在電腦上「lay hands and pray」，令到電腦竟然奇蹟般地恢復正常！她的故事把我們笑得合不攏口，心想：「唔係嘛，咁樣要求神都得？」

事實上，Joyce 要求神的事，「唔係淨係要求咁樣」，不是任何看得到的小事，而是大，真的大——大得不分種族，大得不分階級，大得不分國家，大得不分私願——她不只要人們眼看得見，她更希望人看到神；她不只要人身體得醫治，她更希望人們身體力行地榮神益人，大家一起互相分擔痛苦。

那時，Joyce 一有空便去 Gabon 和烏茲別克（Uzbekistan）等地做醫療短宣，她分享的經歷讓我們重新評估生命中「不可能性」的定義！她說，Gabon 總是缺乏醫療物資和人員。有一次，她不得不放棄治療一名重病患者，讓她獨自留在病房，因為她已經沒有任何辦法可以幫助她了。在連續工作了十多小時後，她巡房時發現那位患者居然不但仍活著，並且奇蹟地正在康復！我很難忘記 Joyce 在說這句話時，臉上自然發出對生命的喝采，她每一刻都全心熱愛生命，她可以為拯救生命而付出自己所有，可是同時，她也完全接受神最終給予所有人的命運。

她的「勇」，言行一致，經得起考驗，所向披靡，但她的「怕」卻很搞笑。我清楚地記得一個夏天在香港和 Joyce 及她父親黃謂儒校長共進早餐的情景。在前往教堂的路上，我開玩笑地問她關於她的男朋友（即丈夫 Henri）的近況，她立刻嚇倒了，低聲告訴我，她爸爸的聽力非常好（她父親是個非常出色而受人尊重的教育家，認識他的人都知道他其實非常真誠和幽默）。看到我們無畏的 Joyce 對在她父親面前談論拍拖的事感到這麼緊張害怕，真是好笑！

多年來，我們保持聯繫，儘管我們 99.9% 的時間都分隔兩地，只偶爾見面，但相處和互通消息的片段，我記得很深。我記得 Joyce 婚禮上，她爸爸不安的臉（相信是因為疼愛的獨生女出嫁，並要到非洲宣教的複雜心情）；我記得幾年後當 Joyce 爸爸抱著小 Ezra (Joyce 的第二個孩子) 時，臉上無比燦爛的笑容，一邊開心地教我如何正確抱寶寶，一邊不斷撫摸著 Ezra

的捲髮，說他是多麼可愛。

我記得六、七歲的 Cherissa (Joyce 的第一個孩子) 在日記中寫道，她全身都經常被蚊子叮咬，她很難適應在剛果的生活，不過只要那是上帝的旨意，她願意順服。我記得 Joyce 告訴我她在英國生下 Ezra 時，突發性大出血，「幸運地」立即得到剛在手術房外走過的專科醫生及時急救。我記得而有一次 Karis (Joyce 的第三個孩子) 突然生病，急需要氧氣，但鎮上唯一的氧氣機器卻壞了！他們住的地方連像樣的道路都沒有，更不用說有飛機救護隊了。在叫天不應、叫地不靈的恐懼中，一輛從美國捐贈的二手救護車，居然剛剛到達，而他們在座位下又「幸運地」找到了一瓶小氧氣罐，及時救了 Karis 的命！我還記得 Joyce 因為孩子們在非洲沒有學校、沒有老師，為自己無法提供孩子們所需的教育而沮喪羞





愧。然而，我也記得 Cherissa 不但自學小提琴，也帶領弟妹熱愛學習，最終他們三人均獲得獎學金在英國進修！

《西遊記》的唐僧要成功取得西經，便要渡過九九八十一難關。我想，Joyce 遇的劫難又豈止八十一關？箴言 17:3：「鼎為煉銀，爐為煉金，唯有耶和華熬煉人心。」每一次的熬煉，都把 Joyce 和 Henri 的心煉得更加精純。今年，我的孩子們能在港福堂有機會親身聽到 Joyce 分享她在剛果的經歷，我仍覺得不可思議，也像以弗所書 1:9-10 所說的一—都是照祂自己所預定的美意，叫我們知道祂旨意的奧祕，要照所安排的，在日期滿足的時候，使天上、地上一切所有的，都在基督裡面同歸於一。

Joyce 和 Henri 堅守自己的使命，他們的「掃盲」不限於一個區，他們還敢於照顧一個國家，甚至一整個洲份或更多。他們高瞻遠矚，同時腳踏實地：醫院一步一步地發展，醫護一個一個的培養；別人眼中是不可能的「瘋狂」計劃，Joyce 的眼中卻只有神：「去年的捐獻下跌了六成，並且出現了財赤，但我們仍堅持每年做更多，我知道好『癲』，但神既然已安排我們『癲』咁多年，我們都不怕繼續『癲』下去。」

馬可福音 9:23 耶穌對他說：「你若能信，在信的人，凡事都能。」<https://www.newsightcongo.com/zh/> 

